

《你在高原》的出现不是偶然，我们由其纯净的文字、静谧的氛围及细密的纹理之中，不难看出其创作者长期的积累、思考和储备。流露于作品字里行间的气息让我们感到一位目光沉稳、举止从容的写作者的存在——他或凝眉思索，或在远处行吟，步履坚定、神情谦和。作品引起关注，不只因其巨大的篇幅与深广的内容，更因作家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信念与精神。

人们有充分理由把张炜这部巨制的创作视为一次信仰的征服。信仰之于文学创作，之所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人们觉得，如果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写作者的信仰也随之丢弃，那么文学的魂魄必将不复存在。如果人们被感官写作、欲望写作、碎片写作所蛊惑；如果过于向往影像表达的利益，希望藉现代传播手段给作品价值的实现带来见得到的实惠；如果在商业走向、经济效益、名利指数的夹击、召召面前，对文学失去信心；如果在这个有着“网络化生存时代”、“小时代”、“碎片时代”、“狂欢时代”、“缩略时代”等多种名号头衔的氛围中，对文学作品应有什么样的思想含量、应有怎样的价值取向没有把握，那么文学陷入尴尬境地的可能性必定大为增加。在人们游移、矛盾、徘徊的情况下，张炜一如既往，以坚韧的创作，实践着对文学的既定理想。他的这次写作既是信仰之旅，也是朝圣之旅，《你在高原》是张炜一次极富野心的攀登，一次张扬信念的行走，他将这450万字献给那些不愿放弃思想、不甘被物欲之海和娱乐之潮淹没过顶的人。他以百科全书式的记忆、探究和想象，想让人们“恢复记忆，唤起激情，不忘他人的苦难”。从而能够感受一次真正的痛楚，得到一次例外的满足。

## 行走在汉语写作的高原上

□梁鸿鹰

《你在高原》以非凡的实践向人们昭告，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勃发于无垠的大地、广袤的星空。文学的重要品格在于体现作家对世界的独特体认、对生活的广阔发现。张炜的写作倾心于现实、历史、家族、村庄、城市、乡村、江河、森林、天空、大地，对宇宙人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丈量与发掘。作家如他所心仪的地质队员那样，一寸寸地走过的脚下的河山，一个字一个字地为它命名、立碑、施洗。作家也像《家族》中的主人公那样，睁大了一双让人注视和歆羡的黑眼睛看这个世界，看那到处都隐藏着的可怕的故事，发现那到处都埋葬着的可爱的玫瑰。但读到后来你会感到，《你在高原》的写作固然立足于作者生活的土地，而又绝不限于脚下的家园。他如同每个优秀的作家那样，总是倾向于通过具体而微的事例，尽可能多地去发掘、指认、概括世间的一切。人们不得不相信，张炜的写作得到了大自然世间万物的充分激发，他每时每刻都能够“从红木树、从早霞的金丝光束、从那个漫游的身影上汲取力量”，就像他在生命的干涸地带渴望一个泉，用以不断滋润自己、充实自己。他拒绝向壁虚构文本、拒绝由寻常生活轨迹的边角料截



取、生发故事，他愿把广袤的宇宙当作大背景，将笔触伸向人类经验的最深处。不过，这在当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就曾说“经历与体验在这样一个被大量报道与揭露的年代已经变得一钱不值”，张炜则要用自己的笔，让丰沛的经历与体验在自己的笔下重新妖娆绽放，显出独有的魅力。就这一点讲，有谁敢说做得比他更强？在当代文学的写作中，有谁能够通过自己的笔，囊括、捕获、放射出那么多活力十足的人生经验呢？

就在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被市场、消费、利益所牵引时，张炜甘愿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文学本身——专注于它的质地、境界、品格与前途，并且从事义无反顾的探索。他从文学的本来意义出发，肩负着原始而恒久的使命，坚韧而旷达地前行，他这由十部小说组成的巨制，源自“茂长的思想、繁浩的记录、生猛的身心”，它们以纯净的文本和表达，展示了一个跋涉者的执著，这些文字里面有着丰饶的细节、性格各异的人物，直通向人心幽深的世界，通向生活细密的腠理。这里有大面积的对景物、环境、风土的描写，有对各色人物行为、心理、情感的刻画，有深沉的议论、澎湃的抒情、机智的对话。这十部作品不

但全面考量了中国小说长度的可能性，而且探求了中国小说画面延伸、文字延伸、语言延伸的可能性，当然也把议论、哲思、雄辩的可能性作为重要目标加以探求。自五四之后，雄辩在文学中的式微似已成定局，但《我在高原》恢复了文学作为读者良师益友的角色，巴金式的“把心交给读者”，在张炜那里再度得到具体体现，人们深切感受到作者对生活全身心的深情拥抱，以及作家作为大众智者、读者益友的社会担当。

人们欣赏文学，有时并无功利想法，也許有时仅仅是寻找自己意想不到、对心灵有所触动的句子，在张炜创造的文本世界里，我们能读到许多久违的东西。比方说这样的段落：“我只为阿萍奶奶一个人祈福、感恩、企盼和相守。您让我做个好人，我就投进一个炽烈的火炉，熊熊燃烧——奶奶，我做到了，无悔了。我从您幽香深长的柔发中找到了感谢之路。这是一场彻底的祭与献，我交出了生命。这是对美与爱、柔情蜜意与亲近照拂的最后一次报答。”（《家族》第231页）像这样充满智者虔敬情怀的、纯洁的议论，十部小说里俯拾皆是，直指人心、直逼人的情感。比如这样的景物描写：“一片大漠，一片波水，一匹红马，一只鸥鸟。就是它们，是旋转的星辰，是渍红的水雾，是挫折的树林，是化为汤汁的顽石。心底荡动的是绝望的狂欢，是尽情尽兴的疯癫。然后就沉寂下来，听一根根银针悄然跌落。空旷的荒原、白皑皑的大野、流沙静滞的高丘、漫漫无声的长河。”（《家族》第362页）读后也能使你的心灵得到安抚与净化，而这难道不是诗的使命、文学的职责吗？张炜肩负着这个神圣的使命，在汉语的高原上行走、行吟，且永久地征服了我们。

张炜的辉煌十大卷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就摆在我的面前。在接触它的瞬间掠过心头的就是震惊。在当下这个浮躁、焦虑和没有方向感的时代，张炜能够潜心20年去完成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奇迹。这个选择原本也是一种拒绝，它与世俗的世界划开了一条界限。450万字这个长度非常重要：与其说这是张炜的耐心，毋宁说这是张炜坚韧的文学精神。因此这个长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高度。许多年以来，张炜一直坚持理想主义的文学精神，在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中安之若素。不然我们就不能看到《你在高原》中张炜疾步而从容的脚步。对张炜而言，这既是一个夙愿也是一种文学实践。

用20年的时间去完成一个夙愿或文学实践，几乎是一种“赌博”，他要同许多方面博弈，包括他自己。如果没有一股“狠劲”，这个博弈是难以完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我刚刚读完了其中的一卷——《无边的游荡》，因此无法对评价这部巨作的全部。但仅就这一卷而言我已被深深感动。小说强烈的抒情和诗意给人以飞翔的冲动，我们时常读到类似的句子：

“我抬头遥望北方，平原的方向，小茅屋的方向。”  
“你千里迢迢为谁而来？”

“为你而来。  
你历尽艰辛寻找什么？”

“寻找你这样的人。”

它具体而抽象，形上又形象。一切仿佛都只在冥冥之中，在召唤与祈祷之中。许多人都担心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读完，我想那倒大可不必。古往今来，“高山流水觅知音”者大有人在。张炜大概也没有指望让《你在高原》一头扎在红尘滚滚的人群中。通过《你在高原》，我觉得张炜的文化信念和精神谱系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张炜的文化信念是理想主义。他的理想主义与传统有关又有区别。他坚信一些东西，同时也批判一些东西。他坚持和肯定的是理想、诗意和批判性。这些概念是这个时代很少提及的概念。我们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张炜与这个时代隔膜，事实上，正是对他这个时代生活的洞若观火，才使得他坚持或选择了那些被抛弃的文化精神。这一点张炜值得我们学习。

张炜的精神谱系和无产阶级文化有关。他的情感方式就是与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他的足迹遍布《你在高原》的每个角落。他可以不这样做也能够写出小说。他坚持这样做的道理，是使他的写作更自信、更有内容。张炜坚持的道路是我们尊敬的道路，他的选择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那些已经成为遗产的文化精神，在今天该怎样对待，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过去并没有死去，我们只有认真对待和识别过去，才能走好现在和未来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张炜对过去的坚持和修正，同样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

## 《你在高原》就是高原

□陈晓明



张炜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我当时想张炜只要再写一部，或者两卷或者三卷，他毫无疑问站在汉语文学的高原上。他为什么要写十卷？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当时我非常的想不通。

第一次拿上手的是《家族》、《家族》之前出版过，我曾经读过。但放在这套书中，有较大修改。花了几分钟读完这本书，我还想读一本，就读了《我的田园》，这本书可以看出当年《柏慧》的影子，但改动得较大，也改得相当棒。这就让我有点惊异。十本已经有两本相当不错了，我带着好奇心再读第三本也就是列为长篇系列中的第五卷《忆阿雅》。我找来一读，那一夜我又没有睡觉，我就想说难道真有奇迹发生吗？汉语文学能有奇迹吗？我说《忆阿雅》就是奇迹。我很坦率地说十卷我没有读完，我读了四卷，加上随手翻翻的，有四卷半。

我必须很坦率地说，就我读到的这几卷，我认为《忆阿雅》是写得最好的。我读了四卷，至少有两卷我觉得是极其精彩的。总共有十卷，可以预计，再读下去，还会发现同样精彩的分卷。如果在十卷本的系列长篇中，有四五卷能够写得极其精彩这就是了不起的。如果汉语文学有高原，《你在高原》就是高原；汉语文学有脊梁，《你在高原》就是脊梁。我读了这几卷，我承认我被击败了，我为什么被击败？我原来想到汉语文学我们能够驾驭，我们读了几十年的书，一般作品我们还是能驾驭的。但是发现《你在高原》我们不能够驾驭，我们不能够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超过了现有的文学理论的支持，我觉得它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孕育出汉语文学的很多新的素质。

其一，“我”的叙述穿越历史。我觉得叙述人可以在历史中穿行，这是让我非常惊叹的叙述方式和语感。7月份在复旦大学开会，陈思和先生对汉语文学的历史叙事做过较为肯定性的评价，我非常赞同的。汉语文学在历史叙述方面作出这样的贡献，这是别的语种、别的民族的文学所难以达到的。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去发掘，汉语文学在历史叙事方面更具有自我挑战性的特征，也就是在今天有能力突破自己的习惯的成熟的樊篱。而张炜可以说就在这方面作出他的独特贡献。张炜的叙述我称为“晚20世纪”和“早21世纪”中的文学行为，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他呈现出历史情境，他进入历史和当下的深处。张炜的贡献当然承继了先前的厚重作品，如《白鹿原》等，但它有非常独到之处，那就是能用“我”的主观化反思性叙述穿越历史。

张炜的叙述人“我”携带着他强大的信仰进入历史，并且始终有一个当下的出发点。这使与历史对话的语境，显得相当开阔。

张炜以他的思想、信仰和激情穿越历史，因此他能建构这么庞大复杂、激情四溢的历史叙事。“我”的叙述穿过历史深处，同时有多元的叙述视角。第一卷《家族》是给全书铺叙，一开始讲的是一个过去的家庭故事，是外祖父曲予的故事。在家族的起源性的叙事中，却有非常精细的场景出现。那个女佣闵葵（后来就是外婆），在花园里遇到了外祖父曲予，曲予向

得尤其充分和多样。这个小说有目光，人的目光、“我”的目光、他人的目光、动物（阿雅）的目光、“我”与阿雅交流的目光等等。过去我们的小说叙述当然也有目光，如朱自清的《背影》，就是写父亲的目光，儿子对父亲注视的目光。张炜的小说是他在看父辈历史，在当下经验中一直在审视，这个审视又让一种虚构动物的“阿雅”不断地在自然中审视“我”的存在，只有“我”能读懂阿雅的目光。这个动物是圣灵，在注视着“我”的一切。当然，实际上，张炜在注视历史，注视友情，注视我们，注视内心，注视50代这一代人。

其五、自我的经验与细节。这部小说和西方的小说相比当然很不相同，我觉得这是大的浪漫主义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张炜算是中国当代少数浪漫主义特征比较鲜明的作家。在张炜的叙述中自我的经验非常强大，他具有非常强大的信仰以及思辨色彩，他的叙述情感也很丰富和饱满。但是张炜的叙述同时有非常细致的情感和微妙的感受。那些细节贯穿在他对历史的叙述中，总是有非常微妙的方式出现。在叙述与朋友的交往时，他对友情的思考，总是和对朋友的注视相关。例如，《忆阿雅》临近结尾第23章，就是写“回转的背影”。他想看清50代这代人，而林藻或许就是50代人最奇特的代表，代表了那种可变性与隐晦曲折，甚至包含着太多的秘密，但却显示出那么有理想，甚至独往独来。小说在反思50代人时，实际上也是自我反思，自我的经验总是在那些细节中停留、咀嚼和感怀。

这部书其实涉及到的主题相当丰富，仅就《忆阿雅》而言，和年轻的朋友（如与吕肇、阳子等）的那种对话，对女性的那种关注，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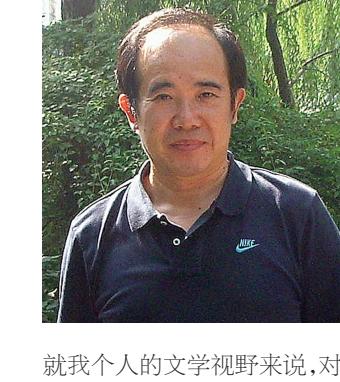
其三是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同构，这是张炜非常独特的创造，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学历和职业是研究地质学，其实地地质学不仅是一个职业的背景，而是张炜想由此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地理与现代中国剧烈动荡的历史构成一种关系，同时也与50代人的命运构成一种关系。当然，最实际上也就是给文学的叙述建立起一个人文地理学的背景。这使这部小说有一种广阔的视野，有一种苍茫悠远的背景。这是小说叙述空间显得独特所在。

其四是对“注视”的表现。如此大的历史背景，如此苍茫的地质学和人文地理背景，小说却有非常细致的叙述穿行于其中，那些感受也是自我与当下，我以为就是张炜非常注重对“注视”的表现。在《忆阿雅》中“注视”被表现得“缺点”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缺点并不是说我们提出来就能改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某种意义上，缺点也构成这个作品必要的东西，就像老子说的“大成若缺”，所以没有缺点就不可能造就其“大成”。如若改掉这些缺点，可能同样不会有“大成”。我以为，《你在高原》还是可以称得上一部大成之作。

## 《你在高原》评论专辑

□孟繁华

□李亦



就我个人的文学视野来说，对新时期文学而言，《你在高原》是最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长篇小说杰作。这不仅因为它开了中国巨型小说的先河，还在于它诗性的、充满智慧的表达。

《你在高原》以复杂多变的调式、雍容庞大的人物谱系、尖锐深刻的社会命题，再次展示了一个实力派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强烈关注。它的柔美、它的粗犷、它的丰饶、它的富丽堂皇、它的奇幻异秉、它的惊悚神秘等等，都是文学史中难得的奇观。

在中外文学史上，用一个母题，用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写作十部二十部系列小说的作家并不罕见。打一个采矿的比方，这种系列小说对开发“矿藏”非常有效，要想发现并开发大的“矿藏”，系列小说就有些勉为其难，而长河小说（巨型小说）就显示了它巨大的优势。《你在高原》就是这样的长河小说。

系列小说和长河小说都以它的体积大、份量重等因素而引人注目，它们把小说这种样式几乎发展到顶峰或极端。系列小说和长河小说又有明显的区别，系列小说化整为零，有多个山头、多个兴奋点。而长河小说则是化零为整，把力量用于一个山头、一个兴奋点。系列小说有可能形成秦岭、南岭，而长河小说有可能形成昆仑山、喜玛拉雅山。

就有了第一个问题：《你在高原》是长河小说

系列小说和长河小说都以它的体积大、份量重等因素而引人注目，它们把小说这种样式几乎发展到顶峰或极端。系列小说和长河小说又有明显的区别，系列小说化整为零，有多个山头、多个兴奋点。而长河小说则是化零为整，把力量用于一个山头、一个兴奋点。系列小说有可能形成秦岭、南岭，而长河小说有可能形成昆仑山、喜玛拉雅山。

比较典型的系列小说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巴尔扎克写作了90多部作品，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也有15部长篇小说和几十部中短篇小说组成。系列小说的特点是以某个地域为背景，以一个或多个主题为核心，以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为材料，共同构建一个小说大系。而长河小说则必须有一个主题，有一些相同的人物和场景，不管各部（卷）小说在形式上怎样独立，其核心或主题只有一个，而在那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这样的小说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年华》为代表。

卷帙浩繁的《你在高原》无异是一部长河小说，它像从胶东半岛东部流出的一条长河，它更像矗立于东部海边的一座大山，它把一代人的情感和记忆、痛苦与欢乐纳入其中，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观。

在这个用10部小说构成的鸿篇巨制中，每40节左右为一个独立的单元，10个这样的单元建成了一座宏伟的大厦。这样，我把40节看成40个小构件，10个独立的单元看成10个大的构件，这些大小构件是相对独立的，但又是整座大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互相牵引、支撑，共同承载了大厦的全部重量。在我看到的《你在高原》里，精心安排的缜密结构、细部的完美与呼应、数不胜数的石料与钢材，在开工之初就已经码放齐整，随时准备担当自己的使命。这不得不让我佩服作者“把这座巨大建筑当作一个整体来设计的杰出才智”。

当然，创作《你在高原》这样的长河小说，绝不仅是有了精心结构就万事大吉，还有情节，还有人物，还有故事，等等等等，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还需要相当艰苦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劳动。

第二个问题：劳动是金

黄金的价值与稀少有关，因为稀少，采掘就要费去难以想象的劳动力，因此黄金的价值更多的是劳动赋予的。由此我想到了《你在高原》，这部近500万字的巨型长篇小说，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就它体现出的劳动量这一项，就足以让它与金作比。

20年前，江苏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张炜的一部长篇小说，那是一个十几万字的薄本，题目叫《我的田园》。在这本小说里，一些陌生的人物第一次出现在张炜的作品中：宁伽、吕擎、阳子、梅子、武早、拐子哥等。时隔20多年，这些人物再次出现，他们不仅出现在一部全新创作的《我的田园》里，也成了《荒原纪事》、《人的杂志》、《鹿眼》、《无边的游荡》、《橡树路》、《忆阿雅》等10部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用20多年的时间给同一批人物画像，用20多年的时间描摹同一片平原，其用心必有大意。

《你在高原》的全部小说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宁伽、